

“枫”过杏园户户春

□ 马士江

杏园村没有杏树,有的只是田野里一夏一秋收获。夏季麦田一望无际,风吹浪涌。芒种过后,套种的秋季作物接茬而生,棉苗旺盛,玉米苗壮。

六年前,临西县检察院驻村帮扶工作队的老杜带领老李和小吴,来到了杏园村。

“可把你们盼来啦!这不,有桩纠纷,我就要上交镇里来处理了。”村书记一见面,就急于将烦心事和盘托出。

“别上交。没听说‘枫桥经验’吗?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杜队长急忙回应。

事不大,就是难处理。前些年,村民老杨给棉花苗施肥,发现紧挨刘家玉米地的那两垄,长势越来越差。他认定,是刘家玉米地喷洒除草剂造成的,上门要赔偿。刘家拒不承认,说他家地坎地边底肥不足。

原想地邻纠纷不过鸡毛蒜皮。眼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该赔偿?又该怎么赔?赔了双方结下怨恨,能算案结束了吗?老杜兼职村第一书记,大脑蹦出来一连串的问号。

傍晚,他驱车返回县城,在家

翻阅起有关“枫桥经验”的各种资料,试图经类案查询,找到借鉴方法与路径。晨光熹微,他依然未果。

“‘枫桥经验’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以‘三治融合’为方法。就是说,依靠群众解决问题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关上班时分,老杜找到多年从事民事检察工作的李新,借脑启智。“查找个中真相,以明辨的是非来服众,需要村民、党员乃至德高望重的村民参与,这就是自治与德治融合的一种力量……”老杜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返回村内,他与村“两委”商议达成“方案”。即日下午,12名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两委”干部,与双方当事人一起来到村东地坎。大家察看现场,谈看法。最终,推定了损失产量并参照籽棉市价,520元了结纠纷。双方各自表态,握手言和。

又是一年。天空湛蓝,麦地碧绿。只因老杜接一通电话,这个北与咸县接壤、西与邱县为邻的乡村,平静中又起了波澜。

邻村咸县籍农民胡某诉杏园村隋某交通事故赔偿案,县法院要来村执行。隋某是村里的困难户,上有两位年逾古稀、卧病在床的老人,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

子。一年前,妻子因病去世。哪有1万元钱去赔偿胡某?

心地善良的隋某老实木讷,他是咋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清明节前,他驾驶自家三马车,去帮村里的朋友李某给父亲坟家立碑,路上不慎撞伤了胡某。胡某治愈后将其起诉,法院判决隋某共赔偿胡某1万元。

尽管法官多次做工作,但隋某无钱而迟迟不能履行赔偿义务。身为检察干警,他们深知,任何民事赔偿执行程序的无果性终止,都意味正义的“搁浅”,也意味胜诉方事后可能存在的对赔偿方无休止的“纠缠”。

“枫桥经验”讲究“小事不出村”。这本已“出圈”却事关村民生活幸福的民事判决执行,能否运用“枫桥经验”顺利落地呢?老杜他们想到的,就是让接受受益帮工的受益方李某也合理分担隋某的法律义务。

“给父亲坟墓立碑,受益方可不光是我自己。帮拿点钱可以,俺兄弟俩可要平摊。”李某说得在理,可他的哥哥却是直接反驳:“我又没去请他,他主动来的。凭啥他出事,要我赔钱?”

为力避隋某生活“雪上加霜”,也为受害人争取合法赔偿,更为法治尊严的守护,“枫桥经

验”再度在杏园村得以衍化。老杜和队员筹备了一场“民治论坛”。

论坛特邀了县人大代表、法官参与,从“原告家贫该不该赔偿”讨论入手,达成了“应该赔偿”的集体性共识。从党员、群众和村干部三方代表集体决议,让隋某开来三马车评估作价为4000元以物抵债,到代表分组讨论隋某剩余欠款由受益兄弟摊钱问题,论坛环环相扣。有趣的是,哥哥不该摊的话题,小组尚未分开讨论,群众代表当场开了腔:“哥哥不拿钱,没道理。一根藤上结俩瓜,这藤要从根上死,谁也活不了。”“乡里乡亲的,就凭人家主动帮忙,替拿点也不多。”李某的哥哥面对议论,再也没有自己的道理,自愿出资2500元,弟弟拿出了3000元。

胡某听说为了这赔偿款,杏园村闹出“大动静”,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心存感激地接受了这“差额”的赔付。

山重水复疑无路,“枫”过杏园户户春。如今,杏园村“三治”融合的民治论坛,犹如和煦的春风,吹绿了田野,也吹暖了人们心田,庇护着村庄的和谐、安宁与祥和。

(作者单位:临西县人民检察院)



鱼水情 梁勇 摄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

纯真友情

□ 李青柳

我上初二那年转学到了镇中,遇到了清儿,那个时候还不流行叫闺蜜,我们管玩得好的朋友叫“死党”。清儿是我初中时期唯一的死党,我俩意气相投、形影不离。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喜欢杜拉斯的《情人》,喜欢狂野的朋克,有时也会安静下来听听肖邦的《夜曲》。我们欣赏飘逸的诗人李白、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我们还酷爱写作,但风格不同,我的文章鲜活张扬,她的文章阴郁悲伤,像沉在黑暗中的曼陀罗。

一年后,我和清儿迈入高中生活。高中学习自然比初中紧张,但我俩对数学是七窍通了六窍,于是利用数学课写一些校园爱情小说或者歌词,一起创作歌曲,组建了名为“纯真年代”的乐队,报名参加河北电视台当年超火的《激情99》。

晚自习结束后,我俩会坐在一起小声讨论自己创作的作品,也会共同构思人物和故事脉络。那时候我看了一些书,郭敬明、安妮宝贝、韩寒、陈忠实、路遥、莫言等,已经对现代文学中毒着了迷上了瘾,脑子里整天有一大堆的人物形象转来转去杀来杀去。别人都在奋笔疾书时,我可能在英语或者语文书掩护下进入了仙侠世界。

2004年2月8日的晚自习,那晚刚好停电,一阵欢呼声后,很快又陷入了一片沉寂,偶尔传来书写的沙沙声、咕咕啾啾的交谈声。我

借着月光和手电的微光环顾四周,偷偷拿出一本武侠小说,读得津津有味,直到来电后仍然沉浸在武侠世界里无法自拔,丝毫没注意已经走到身边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轻轻地从我手中将书抽走,责备地说:“你的日子是多么寡淡,居然看起了闲书,这书是怎么带到学校的?”我瞬间涨红了脸。这时,其他同学也停止了学习,齐刷刷地看着我。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回答老师时,清儿突然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冲着英语老师说:“这本书是我的!”书被英语老师收走了,清儿替我背了黑锅。第二天下午,那本武侠小说又出现在了桌斗里,正当我疑惑不解时,清儿拍拍我的肩膀得意地说:“我替你回来了。”“你用什么方法要回来的?”我急切地问道。“我抱着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态度跟他道歉,他应该是觉得我比较有诚意,就老师不计学生过,把书还给了我。”清儿轻描淡写地描绘着她要书的经过,虽然她的话半真半假,但我知道她为了我绝对是两肋插刀,我为了她亦如是。

多年后,在日记中看到这一情节,仍然为清儿对我的爱护深深感动。如今我们为了生活各自匆忙,虽然不经常联系,但彼此牵挂,从未疏远。巴尔扎克说:“真正的朋友在精神上的感应,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他们能体会到朋友的悲伤,猜到悲伤的原因,老在心里牵挂着。”而我和清儿就属于这种。

(作者单位:高邑县人民检察院)

十二小时

□ 王召一

四月里的风在傍晚时分悄然转凉,一缕炊烟悠悠地升腾到天空,与晚霞交融在了一起。小张踏着落日余晖朝着停放在大槐树下的警车走去,我走出赵大哥家,又停下脚步对出门相送的赵大哥叮嘱道:“要好好和大嫂过日子,珍惜眼前人。”赵大哥认真地点了点头,眼神中充满了感激和坚定。我微笑着,转身向已经启动的警车走去。“谢谢警察同志!”身后传来赵大哥腼腆的声音,这声“感谢”如同春风拂面,温暖而感动。

回到所里已经快晚上七点了。警车刚一停稳,小张便打开车门径直朝食堂走去。“李师傅,今晚有什么拿手好菜?我这一路奔波,肚子可是咕咕直叫。”小张的声音虽带几分稚气,却洋溢着活力。“今天刚买了香椿,知道你俩就爱这口儿,特意做了香椿炒鸡蛋,都热乎着呢。”李师傅回应道。我整理好刚刚带回来的案件资料,正欲前往厨房,忽闻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紧接着,一名面色苍白、眼神焦灼的妇女跑了进来。她气喘吁吁地说:“警察同志,帮帮我,我女儿找不到了!”面对突如其来的求助,我立刻安抚道:“大姐,先别慌,慢慢告诉我你女儿的情况。”这时,听见声音的小张手里拿着半个馒头嘴里鼓鼓的也从厨房走了出来。

经过一番询问得知,李大姐女儿花花因为不喜欢写作业,被李女士说了几句,没想到,竟然趁着她做饭的时候离家出走了。

“大姐,寻找孩子的重任交给我们吧。”在我和小张轮番安抚下,李大姐的面色稍显缓和。我与小张立即驾驶着警车朝着小女孩可能去的地方疾驰而去,车窗外,万家灯火在夜幕中闪烁,如同星星点点的希望。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母亲的电话。明天是父亲的生日,我猜想母亲一定是想询问我能否回家。母亲的声音温柔而亲切,她告诉我,父亲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骨酥鱼,问我明天几时能回家。我告诉母亲正在出警,暂时无法确定回家的时间。母亲听后,匆忙地叮嘱了一句“注意安全”,便挂断了电话。我知道,母亲是不愿耽误我的时间。

挂断电话后,我深吸一口气,将心中的歉意和牵挂暂时压下。身为警察,守护社会安宁是我的职责所在。将警车停在路边,我和小张沿街徒步搜寻。小镇一片宁静,偶尔几声犬吠从远处传来,笔直的路灯投下的白光将我和小张的身影拉得修长,伴随着我们的步伐,忽长忽短,忽明忽暗。我们对小女孩可能涉足的每一段路、每条巷子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地毯式搜索,同时还调取了沿街的公共视频,希望能够从中找到小女孩的踪迹。搜寻的间隙,我们还将小女孩的特征信息发布在各个社区群组,动员群众,共同寻找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夜的奋战,我们终于得到了重要的线索。有群众反映曾在镇上超市门前见过小女孩的身影。这一消息犹如黑暗中的一缕曙光,瞬间点燃了我们将小女孩的特征信息发布在各个社区群组,动员群众,共同寻找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夜的奋战,我们终于得到了重要的线索。有群众反映曾在镇上超市门前见过小女孩的身影。这一消息犹如黑暗中的一缕曙光,瞬间点燃了我们将小女孩的特征信息发布在各个社区群组,动员群众,共同寻找线索。

回家的路上,我想父亲做的骨酥鱼一定很好吃。

(作者单位:南宫市公安局)



古楼春晓

任寒霜 摄 (作者单位:魏县人民检察院)



桃红柳绿春光艳

艾峰涛 摄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爷爷的初心我的梦

□ 张可新

记忆中的爷爷,古板、严肃、坚韧,挺直的脊背,高大的身材,不苟言笑,对我们这些小辈,严厉却不失温情。时光飞逝,我在慢慢长大,爷爷也在慢慢老去,但在我心中,他依然高大。

我的爷爷是一名老党员。小的时候,常听爷爷讲起他父亲的故事。我的曾祖父,在爷爷和乡亲们眼中是个大英雄。曾祖父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保家卫国而壮烈牺牲,留下曾祖母独自撑起家庭的重担,艰难度日。即便如此,要强的曾祖母也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教育。成年后的爷爷怀着对曾祖父的感念,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爷爷说他至今都记得第一次面对党旗宣读入党誓词时的那份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那一刻,他只希望能不负先人遗志,继续为国家、为百姓尽己之力。

已近耄耋之年的爷爷,在大半生一直扮演着多种角色,工作中为乡

亲们“遮风挡雨”,生活中为孩子们树立榜样,撑起了家庭的脊梁。他一直教导我们,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职位,都要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尽职尽责。

我的家乡地处偏远山村,之前村里的路一直是泥土路,每逢雨雪,便会泥泞不堪,影响车辆通行。把路修好一直是村里人的梦想,也是爷爷的心愿。可等到真的要修路时,有个别村民因为占用到他们的田地心生不满,迟迟无法开工。作为村委会委员的爷爷主动把这些村民邀请到家里吃饭,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好酒,耐心劝导,晓之以理,向他们说明修路对大家、对村里发展的好处,做通了这些村民的工作。爷爷常说:“先有国才有家,先有集体后有个人,集体的事交给我是组织对我的信任。”

作为村里年龄最大、党龄最长的党员,爷爷履职尽责,实现着一名老党员的自我价值。在爷爷的心里,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是他坚定的人生信念,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他无上的光荣,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荣耀。

时光荏苒,我们慢慢长大,相继走出农村外出闯荡,结婚生子,组建了自己的小家。虽天南海北,但每逢节日,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赶回老家,吃几餐团圆饭,聊一聊家常,还要听一听爷爷年轻时的故事。记得我在法院工作的第一年,春节回老家看望爷爷,爷爷关切地问我工作习不习惯,吃得好不好?我向爷爷抱怨工作太累,案多人少,事务繁杂。爷爷板着脸对我说:“成为公职人员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听党话、跟党走,做实事、求实效,把老百姓的事真正放在心上。”听了爷爷的话,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开始思索,为什么要成为法院人,是为了工作、为了体面、为了家人?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因为最开始我学习法律的初心,源于兴趣与热爱,源于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于我而言,法律神圣而又美好,值得我去奋斗终身。初心易得,始终难守,爷爷的话点醒了我,临返程,爷爷还在殷殷嘱托:“工作上要认真负责,严格要求自己,要与同事搞好关系。”

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跟着爷爷走在田间地头、乡间小路,听爷爷唱起那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为了心中的信念,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为我们青年一代作出榜样。今天,在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像爷爷一样的老党员,他们或许没有叱咤风云的光荣履历,但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坚定的信念,以及默默奉献的精神,同样让我们感动至深。

有一首歌叫《爷爷的初心我的梦》,歌词中写到:“你的初心是我的梦代代相传,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跟着党从光荣的昨天走向辉煌的明天……”我以这首歌为结尾,希望今后自己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跟随爷爷坚实的步伐,用自己的奋斗点亮理想的明灯。

(作者单位:滦平县人民法院)